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五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出版

生活

第三卷第十三期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
電話 七一五三二

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內政部登記

小言論

熱情

韜奮

前天遇着一位朋友，他在談話裏面有一句很可尋味。他說：『現在偶爾看見自己在未結婚以前寫給未婚妻的情書，實在覺得難為情』！

這位朋友未婚前對於未婚妻的『狂熱』，新婚後對於新夫人的『狂熱』，都是我所知道的。他新婚未久就赴美留學，離別的時候，他的夫人哭得『淚滿襟』。他到了美國，課餘關起房門，把他新夫人的許多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肖影，排在滿椅滿桌滿牀，像發癡的一個人在那裏大欣賞而特欣賞。和他同校的中國學生，有時因事推開他的房門，害他嚇得什麼似的，趕緊收起相片，手忙腳亂，一時又來不及，弄得祕密洩漏，一時朋輩傳為笑談！

但是不過三四年後，到了現在，竟至其『淡如水』，回想從前的狂熱，讀讀已往的情書，乃至『實在覺得難為情』！可以說『形式雖具，精神已非』。這種毫無趣味得過且過的家庭生活，倒是一件尷尬的事！

這種情形，不但那位朋友，差不多十八九都是如此。所以我有一位女友最近訂了婚，雖是出於自由戀愛，但是看見許多『淡如水』的結果，不禁慨然對我說：『還是永做未婚妻的好！』

本期要目

小言論 熱情 …… 韜奮
黃方剛先生的海外良緣 …… 心水
插圖
（一）方剛先生與徽蘭闕女士的儷影
（二）徽蘭闕女士暨競武先生攝的影
（三）剎那
（四）男女社交之一幕
一個八十八天的監牢生活（二） …… 潘公弼
吳稚暉先生清水煮白菜 …… 沈時
潘公衡先生在北京入獄記（六） …… 顧樹森
調節 …… 秋月
新詩 …… 繼者
一文錢 …… 執三
從北京到大同（下） …… 陶知行
有趣味的紀事 …… 萬学
鄭毓秀女士自述（十四） …… 彭望芬女士節譯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五） …… 鄒恩潤譯述

黃方剛先生的海外良緣

心水

哈佛大學

黃方剛先生現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哲學，好學深思，是一位淇然學者。他去年八月廿九日在美國與徽蘭女士 Miss Viola Johnson Misner

結婚，又替我國社會上增多一個模範新家庭．

美立狄司大學

徽華蘭女士是美國北克羅利納州人，畢業於

黃方剛先生與徽華蘭女士儷影

美立狄司大學．擅長美術音樂，現仍入美國新英倫音樂專修學院更求深造，是一位造詣極深的美術音樂專家．

在三年前黃先生和徽華蘭女士各為母校推出的代表，參加美國諾斯非爾德地方的夏季宗教會議．他們的戀愛史，就從那個時候那個地方開始．在此兩年後，中國的一位哲學家便和美國的一位音樂家、組成一個『中西合璧』的模範新家庭．

翁姑審慎

黃先生的老太爺和老太太，最初聽見他們有要定婚的消息，因為審慎起見，頗持異議，後經十幾次的書信往返，那位老太爺又有感於本刊所登的『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之寫得多情多義，居然『批准』．最有趣的是正在書信往返商議的時候，徽華蘭女士親筆致書黃老太太出陳腹臆，侃侃而談．她的信當然是用英文寫的，承黃老太爺見示，記者也很榮幸的獲得『拜讀』一過，在她的溫婉曲達的字裏行間，看得出她的賢淑．

愉快家庭

黃先生與徽華蘭女士結婚後，情感甚篤，尤難得的是賢婦能同甘苦，毫無奢侈習慣．烹飪洗濯，無不躬親．據黃先生乃弟競武先生『也在美國』的家書報告，說女士『已能煮中國飯，與哥合作，言聽意從，在中國女子中亦少見．且性情溫和，此間同學皆極贊譽』．他們賢伉儷除商討學問外，暇則常偕同閒睹佳劇雅樂．

徽華蘭女士偕競武先生攝的影

兩件趣事

據黃先生家書裏的報告，還有兩件事很有趣．一件是徽華蘭女士之愛重黃先生出於至誠，所以他所愛的祖國，也就是她所嚮往的樂土，因此她嫁後『口口聲聲只自命中國人』．（黃先生家書中語）還有一件，據黃先生的家書說：『徽華蘭不及一月，已喜歡中國菜，亦能自己燒，至『江瑤柱炒蛋』一只，已屬拿手，他日請父母一嘗之』！

今年六月

黃先生今年六月可由哈佛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那個時候便要和他的賢夫人回到中國來。我以爲中國模範新家庭的增多，也能增强社會進程上一個良好勢力，所以不避鈔襲一點兒「家書」中語的「大不敬」，介紹這個新成立後「哲學家音樂家合組的」小家庭，爲社會敬祝他們的幸福無量，並敬祝他們回國後對社會有重大的貢獻。

一百四十四天的縣長生活（二）

顧樹森

我在上次說過要提倡「五年治縣，五年治省，十年治國，二十年之後，足與歐美文明各國並駕齊驅」。我的所謂五年計畫，就是要把在丹麥和歐洲其他各國，所見的長處，先來在一縣中試辦。第一先要改良農業。提倡農民信用合作社，眞正輔助農民經濟；試辦各種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增加農民的生產。舉辦農事試驗場，做改良農業的參考。因爲中國確是以農立國的國家，國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如果農業發達，就是大多數的人民生活問題，已經解決了，其餘一部分的人，比較的容易些。其次爲改良農民的生活和習慣，因爲中國最苦的是農民。他們終歲勤勞，所得幾何；他們所住的，所吃的，所穿的，以及其他享受的一切生活習慣，還是如同幾百年以前的時代。所以必須設法改善他們的生活。如改良他們的居所，必使合於衞生；提倡正當的娛樂，使他們享受些文明幸福；普及他們的知識，以增高其程度。其次爲修築道路，至少的限度，務使此鄉與彼鄉間，此村與彼村間，必須有一定闊的限度的道路，用人力車可以通行。然後此縣與彼縣間，再設法築相當的縣道，務使全縣境內，用人力車在一天內可以往來無阻。此事與農業的發展，文化的輸入，有密切的關係。其次爲普及民衆和義務的教育，第一先要使各鄉村的小學校，都做成農

吳稚暉先生清水煮白菜

秋月

一個人的生活愈簡單，愈乃保存他的「獨往獨來」的獨立精神。吳稚暉先生的敢說敢言，是我們所知道的。但是他的生活却非常簡單。他是無錫鄉下人，有事要暫住無錫城裏或上海的時候，聽說他常住在親友家裏，偶居於一個小室，飲食自製，尤其簡單。有一天上海某廠長某君去訪他，剛遇將要吃飯的時候，吳先生因談得起勁，就留那位廠長吃便飯，那位廠長眼見吳先生跑到後面去，停一回兒，拿了飯菜出來。菜共兩樣，一碗青菜，一碗炒蛋。但是他所煮的青菜，是只用清水和菜煮的，一點兒油沒有！那碗蛋只和清水混在一起炒的，也是一點兒油沒有！青菜固然淡得無味，炒蛋反有腥氣。而吳先生却說那碗炒蛋是特爲嘉賓添的。在那位廠長固然食不下咽，又不好不吃着敷衍敷衍，而吳先生却吃得津津有味，這件事是記者從那位廠長聽來的。

村文化的中心，凡是足以開通民智，傳播文化的機關，都要集中，附設於鄉村小學，使鄉村的小學校校長教員．都做成鄉村文化的領袖，如是則一般農民智識，自然容易增高起來。然後再設法調查各鄉學齡兒童的數目，定出分期推廣學校的辦法，以期於若干年內，達到普及教育。其次整理財政，改良司法警察。凡是興利除弊，一切建設的事業，都可以從一縣中試辦，當做一小國來經營。若照此辦法，能夠真心誠意，切實去做，在五年之內，沒有做不好的道理；這是吾理想中五年治縣計畫的大概。

（未完）

潘公弼先生在北京入獄記（六）

編者

絕無僅有的日曆

潘先生在獄裏無聊已極，但是做的事卻也有趣，至少，由現在的讀者聽起來覺得有趣。一件是他所做的日曆，也可以說是刑曆，也可以說是特別格式的日記。詳見附圖及說明。

老鼠

獄裏老鼠非常之多，潘先生早晨一頓吃剩的乾點心，總被他吃得精光。後來潘先生竟忽發奇想，每次乾點總多買些，讓那只老鼠「揩油」「揩油」！

獄裏房間是泥地，牆角有兩個洞，老鼠就由那兩個洞鑽進鑽出。潘先生看見有兩個洞，疑心他房裏的老鼠有兩家，彼此「分居」！

每日最難熬的時候，莫如夜裏，不能看書，也不能做別的什麽事情。無可如何，只得嘗試靜坐。但是要靜坐五分鐘都不容易，若強坐到十分鐘，便要大不耐煩起來！這個時候，真是靜極，竟能聽見老鼠在泥土上走過的足聲！

大研究老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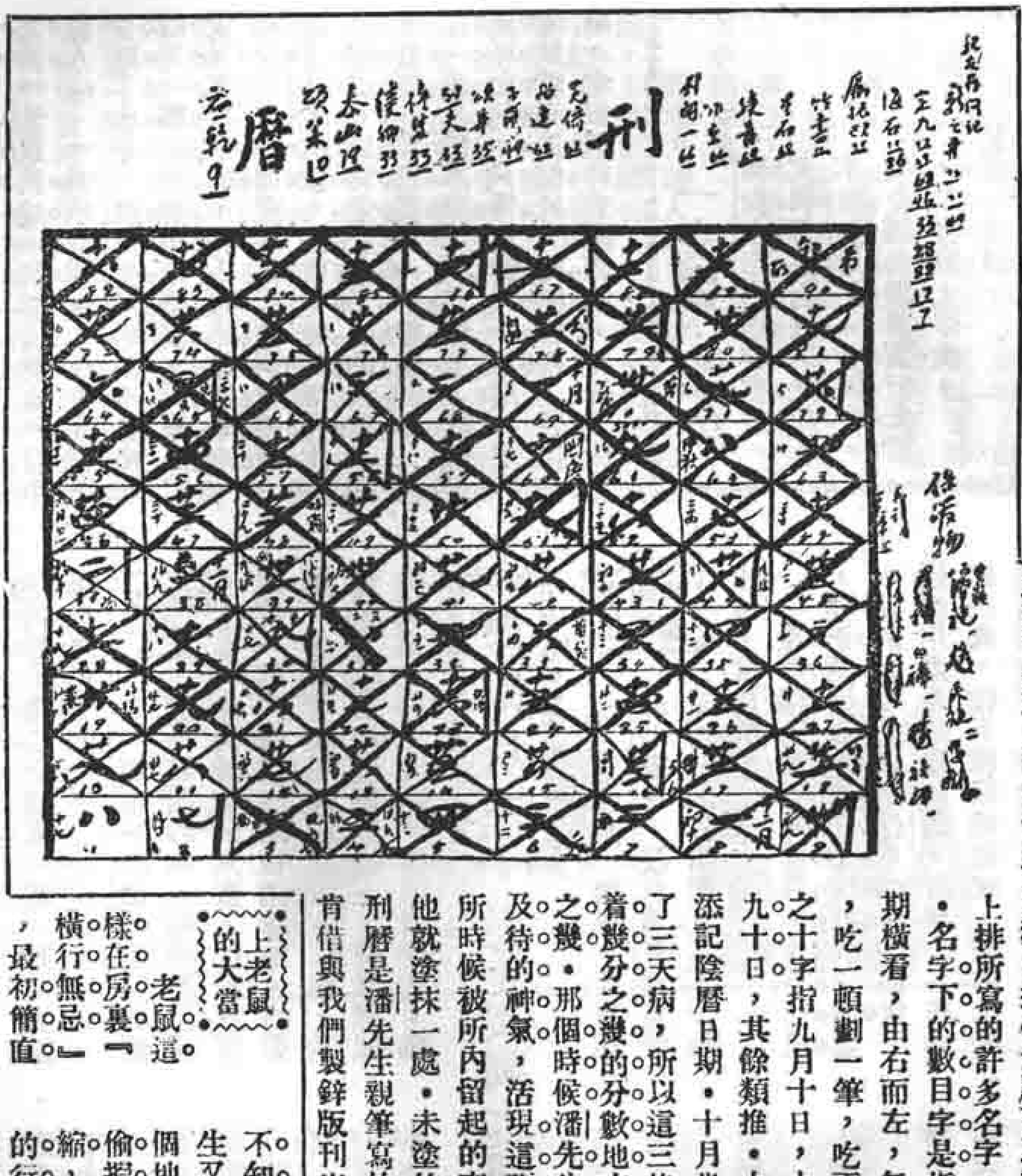
潘先生在極寂寞的環境中，大做其一部分的生物學的研究！據他數日的靜默詳細的觀察，知道他房裏雖有兩個地洞，老鼠卻只一家，而且只有一個。要出洞的時候，先把一個頭伸出洞外，即縮入；其次，再把半身伸出來，又即縮入；其次把全身伸出來，又即縮入；其次跑前一尺，又即縮回，一尺，其次跑前兩尺以上，纔不復縮，然後就有乾點的地方鬼鬼祟祟的吃進去。不過吃了一點，又不放心，又跑進洞裏，停一會兒再出來，真是不憚煩！成語所謂「首鼠兩端」，一點不錯！所餘的乾點心完全被牠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吃得精光之後，牠還要在房裏周圍兜一個圈子，然後回洞。從另一洞出來的時候，也有同樣的舉動。據潘先生實際所

調節

純三

工作和娛樂，要有適當的調節，才能得到幸福。終日勞作，固然是像牛馬一樣，太枯寂而無生趣。若是中了「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一句話的毒，一天到晚，祗在追求着娛樂，快樂一定不會總臨的。常常還要因為精神沒有寄託的原故，致流於悲觀，或者竟至墮落呢。

觀察，無一次不如此，這種實驗的生物學材料，倒很可供給生物學家的參考。



刑曆說明

潘先生於民國八年陽曆九月十日正式入看守所，廿二日移入京師第二獄分監，到十一月九日始出獄。這個刑曆可以說是這個時期裏面的日記。刑曆上排所寫的許多名字，是除家人外，時來存問的朋友。名字下的數目字是指『還要關幾天纔得放出』。日期橫看，由右而左，每日一格，每日除早點外吃兩頓，吃一頓劃一筆，吃兩頓劃兩筆成一叉形。第一格中之十字指九月十日，十字下之90是指去了一日還有九十日，其餘類推。十一月廿四日的一格起，左邊還添記陰曆日期。十月卅一日，十一月一日及二日還生了三天病，所以這三格內都有『病』字。還有許多寫着幾分之幾的分數地方，是指已經過了全數日期幾分之幾。那個時候潘先生關得不耐煩，躍躍欲出，急不及待的神氣，活現這張紙上！格旁所記的保管物是進所時候被所內留起的東西，用時按件發還，發還一件他就塗抹一處。未塗的幾件是最後一天發還的。這張刑曆是潘先生親筆寫的，眞是極有趣的紀念物，承他肯借與我們製鋅版刊出，我們非常感謝。　編者

上老鼠的大當

老鼠這樣在房裏『橫行無忌』，最初簡直不知道房裏還有一個人！有一天潘先生又忽發奇想、把寫壞的稿紙塞沒一個地洞，自己則立於別一個洞口，偷偷揑揑的等着。老鼠當然照例伸伸縮縮，仍舊出來。潘先生既徹底明瞭牠的行徑，最初一點不去驚動牠，所以

那個『首鼠兩端』的朋友簡直『目中無人』，『爲所欲爲』。可是等牠完全跑了出來，潘先生却迅雷不及掩耳的用一脚把那個洞口踏沒。於是那位鼠兄弄得欲歸不得！臨時恐慌起來，拚命向另一個塞着稿紙的洞口瞎撞，攪了許多次數，無效。當時潘先生高興得很，以爲老鼠上了他的大當，那裏知道他自己要用一脚踏住洞口，因此一步也跑不開，到了後來，脚酸得無可如何，只得走開。一走開，那個老鼠就飛箭似的，突衝直入。這樣一來，老鼠仍得安然回洞，却苦了潘先生的脚！第二早起來一看，洞口的紙塞也沒有了。

又一惡作劇

還有一次潘先生又與老鼠『尋開心』。他揭開房裏中央地上的木蓋，把蓋放在木坑（坑內四周有木板圍着）的旁邊，拿餘下着乾點心屑置在坑內，還置些花生碎在坑沿的邊上。看着老鼠先到桌上尋覓食物，尋不着什麼，尋到木蓋口，但是到了坑口，却不肯跑下去。又回到洞裏。停一會兒，又出來，直向木坑而趨，但是趨到坑口，又不肯入，只立在半邊。潘先生却看得不耐煩，動一動，想把他驚入坑裏，那裏知道他一動，老鼠即飛跑入洞，而不入坑，潘先生只得把木蓋蓋上去。如果那個木蓋沒有人開過，也許至今還有乾點心屑在裏面！（待續）

新詩

一文錢

陶知行

開封中山門前書有『一文錢都是百姓的血汗，不准妄用』十四字。倘全國公僕能實行此語，則國家太平矣。

公家一文錢，
百姓一身汗，
將汗來比錢，
化錢容易流汗難。

游蹤所至　從北京到大同（下）

萬季

宣化附近的堡

宣化是一個縣，火車在城外經過，沒有看見城裏的東西。城外四圍又有不少的土城，這是很少見的。

在那種土城裏的住戶多少不一定，他們共同合作的用土磚造成一個堡，堡的大小是依照住戶的多少而定。堡的用處是防盜賊的。有事時，在堡內鳴鑼，住戶就聚集起來。堡的四圍也有門有戶，方向不定是向東西南北的，各適其適罷了。這些堡的名字往往有用姓來分別的，如『柴家堡』，『王家堡』等，不過裏面並不一定僅是一姓，也有別姓的，這些堡散處四方，看來就好像許多小城。不過城牆是一片黃白色，比那黑色的磚城還好看得多。

天氣更覺涼了。着上夾衣還是冷，比起北京來，好像是二季的天氣。四野除了白黃色的堡以外，樹木極少，間或有些白皮楊樹，剛剛才有洋錢大小的葉子。北京附近的麥子已經黃熟，這兒才發穗子。這當然是天時的關係。

張家口

車到張家口，已經是黃昏時分，只看那不少的電燈

，想來是一個比較繁華的城市。（我回來時到張家口玩了一趟，下面記的是回京時所見的張家口。）

張家口是西北一個大商埠，出口的東西是皮，毛，花生，高粱等等。進口的是供給西鄉以及遠埠的煤油，布疋等等。地方並不大，街市也不算繁華。舖店關門的很不少，不是因為夥友罷工，乃是店東停業。這是受了戰事的影響。

那地方的人是在北京也不很常見的，上海更難有了，老羊皮反穿，沒有紐扣，只有腰上一條腰帶。布襪，厚底布鞋，駱駝毛的帽子斜斜的蓋在頭上，面孔從來沒有油光亮亮的時候，老是蒙上一層黑灰土，走起來是慢慢的，這是多數的男人的樣子。女人，衣長過膝，袖長而大，能夠再伸進一個頭去。小脚，紅脚布，花鞋，髮上的裝飾品還有我做小孩子時候看見我母親用過的一些東西。名目我簡直不知道。她們年紀大些的是含着支長煙袋「關關門」（這是北方人說到鄉居家玩玩的意思。）年輕的間或在門口可以看見，她們也是在看看行人，無所事事。我沒有在街上看見一個在工作的女人。街上有不少標語像：亡國奴不如喪家狗，不工不食，愛國愛民，這類的大標語，以及許多圖畫。這是馮玉祥在張家口時做的。

張家口有許多地方像大同，我在大同住了六天，比較知道詳細些，所以大同的情形就可以代表一部分北方的情形。讓我在下面來談談大同罷。

大同

離開張家口，夜色漸漸地罩了下來，近的東西有些模糊，遠的已經看不見了。在我們坐的那列車裏，不說電燈沒有，就連一支燭火也沒有；唯一的光就是有時有人擦火柴抽煙，從那一根火柴的光看得見坐在車裏的人們大半都在合起眼來休息了，有的還張着眼的。外面只是漆黑一片，一點星火也沒有；天上起了更黑的烏雲，想來是要下雨了。我們就在這黑沉沉的夜裏飛奔。

早晨三點半鐘我到了我的目的地大同。下得車來，只是冷得發抖，我已經穿上了夾衣，裏面還有絨衣，可是還有點支持不住。想起昨日在北京上車時，一件單衣還要流汗的情形，好像是幾個月前的事似的。

站台上的人不少，上下的旅客也很多。可是還只有手提燈籠的微弱的光，看不很清楚，只見密叢叢的漆黑人影在擠來擠去。

我事前曾告訴我的朋友，請他來站台接我的，我找偏了月台的內外也不見他，這眞叫我着急。在一個從來沒有到過的地方，在深夜時，我不知道怎樣是好。

車開走了，月台上的人也漸漸散盡。我只得隨着一個手提小紅燈籠的客店的接客到客店裏去。在途中我才知道這站台離大同城還有三里路，那城門在下午五點半鐘就關了，到早晨七點才開，據說那時正在戒嚴。我想我的朋友一定是關在城裏出不來了。

到客店已經四點半鐘了。我就坐在坑上等天亮進城。雖說很辛苦，那樣冷冰冰而且又極髒的磚床上，我也睡不着。

天亮後，洗完臉；忽然我的朋友跑來了。昨天他果然是關在城裏，說了許多好話，守城的兵也不放他出來。今天早晨，他挨家客店詢問，問到我住的這一家，櫃上的人告訴他有一個客怕是日本人。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麽猜我是日本人。也許是看我不肯睡磚床（其實是太髒）和說着與他們山西話不同的北京話的原故。

見着朋友的快樂，這我可以不必說的。

大同的街道很寬，當中的大路因爲騾車牛車壓的原故，弄得極其不平，簡直只有牛騾才能走。兩旁的支路可很好，是用磚砌的。十分整潔！他們沒有清道夫，每天下午到了四五點鐘，兩旁的店家都有人出來灑水掃地。家家都掃，雖是各人自掃門前土，也就把兩旁的路弄得乾乾淨淨了。據說這是他們的習慣，並沒有什麽明文規定。店舖不很多，還算整齊。

再來說說大同的特別的事：

大同的女人

大同之在山西，正如蘇州之在江蘇。山西的人都公認大同是水土好，出好看女人地方，可是我在那兒作客七天，並沒有使我默認他們的『公認』。在北京的人，常聽說到大同有兩樁不可不看的事；一樁大的一樁小的，大的是雲岡的大石佛；小的是大同女人的小脚。我預備去看石佛的那一天，不幸被奉晉緊張的空氣迫了回京，這大的沒有去看；小的可看見了。

他們的脚纏得那麽小，簡直叫沒有親見的人難以相信。只有羊蹄大小。直徑只有二寸多，過三寸的人家就以爲是大了。在從前的女人走進門時，小脚的是脚先翹進來：大脚的呢，先伸頭進來探探再敢伸脚。可見她們自己是以脚小爲榮耀的！她們在家裏是扶坑扶壁的，在那佔了一間房七分之五的坑上是跪着爬的，用不着脚。出門就坐騾車，上下簡直非人扶着不行。困苦到這般地步！

我的朋友告訴我：大同的女人極好穿戴，因此一個丈夫不能擔負他妻子的費用時，她可以公然的再選兩個供給費用的男子。有的男子以自己的妻子出租給別人，立合同！簽押！這已經是一件極平常的事！

在每年陰曆五月十二，她們打盤坐在騾車上，盡力修飾，隨便在街上遊行，自以爲美。此風現在還有。她們脚之大小，據他們本地人說是受了洋學堂的影響而不如從前之小了。

大同的男人

大同的女人是可以那樣的安閒；那些男人可同拉車的騾子差不多！衣服是布的，上面蓋了一層灰黃色的土。那種省

儉的樣子，隨便他們身上穿的，嘴裏吃的都可以表現出來．他們說：『快樂莫若睡着，好吃莫若水餃．』那羊肉大葱的黑麵水餃，他們是看爲無上珍品的，平常不是珍品的是可想而知了．

可是他們的經商的能力很不小，往往克勤克苦，白手成家．只要看北方各大埠山西人在商業上的地位，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能幹了．

熱坑

北方人是睡在磚砌成的坑上，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大同人也照樣睡坑．他們在坑上有高不滿尺的坑桌，吃飯，作女紅，或者男人寫字以及很多的事，都在坑上做．被褥是摺得齊齊的堆在坑之一角，衣箱也在那一角．有錢的人家坑上舖羊毛毡氈，窮的也有蘆席，沒有光磚面的．女人家在坑上爬，小孩子有一根帶子把他們繫在坑桌上，也讓他們在坑上爬着玩．

坑的下面是空的．可以燒蘆柴，在冬天燒熱了好睡着．大同的人家，在夏天也得燒坑．他們說不燒坑小肚子會受涼氣的．

一些雜事

滿街滿巷都有許多標語印着，貼着，這是閻錫山的德政，山西省內各城各市都有的．

大同城內就有二個大和尚寺，他們叫下寺和上寺，上寺的菩薩有五個，竟有一丈七八尺高，並列的坐着．香火並不很盛．

交通的利器，除了兩條腿外只有大車．人力車也有，坐的人很少．大車是隨街都可以叫着的．

現在還有不少的地窖，是去年濶軍在城內奉軍攻城時，居民就在地窖裏過日子的．城牆的外面還有不少的槍礮的創痕．

七日回來，見聞不少，此行總算不虛了．

十六年十二月三十夜在上海記的

鄭毓秀女士自述

B. Van Vorst筆記
彭望芬女士節譯

有趣味的紀事

當袁世凱摧殘我們黨裏同志的時候，我被義憤所激，覺得再也不能有所待了；因此假裝一個村女，穿上農家女子的藍布衫，將那炸彈一類的東西裝在衣褲袋裏，直趕到北京來．好在這時我有一個女友，也是我們黨裏的同志，她的哥哥在陸軍部供職，家在天津鄉下，她時從天津到北京來探望她的哥哥．因爲她家是村中的地主，每趟往來都帶着一個男的或女的農人作伴，這樣一來，所以我裝着得像鄉女一樣，匿在他們裏邊，算是她的僕從，益發不易惹人注意了．

當火車到北京車站時，已有我朋友的哥哥在那裏等候，他替我雇了一輛洋車，我這時身上帶着那些東西，心裏終究放不下去，一切都覺得不自在起來，好像到處有人在注意我，爲了要躲避人家的注意，益發張皇失措．我趕緊吩咐車夫拖到一家旅館裏去；那邊是我們集會的秘密場所，館中上至經理，下至侍者，都很同情於我們的舉動．這時車子在遼闊的北京街道上向前奔跑，我眼看着兩旁宏麗的建築，覺得渺小的我，怎麼竟幹起這麼一回大事來；一舉一動，處處都可使生命轉瞬危殆，想時又不禁惶恐起來．不一回車子到了那家旅館門前，

我下了車，直進得門來，起先就碰到一個侍者，我雖然扮着這副樣子，可是他依舊認識我。和我打了一個照呼，把我領到一間小小的房間來，那邊已有三個同志先在，我就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了他們，祇待第二步的進行了。他們聽了我的話非常動容。此時前面所說的那個侍者，面色灰白，氣喘喘地跑了來，偷偷地對我說，那邊有兩個暗探正在上上下下搜查我的行蹤，他們在車站上，就看出我來，并且知道我帶着危險品，所以一直跟到這裏。要他交出人來，肯給他酬謝七百元，他自己說，不為利動，特地跑來通知我，他勸我好自為計，這時我當然很感激他，立刻托他替我雇了一輛洋車，索性把假裝的衣飾都去掉，一直跑上一輛車，飛也似的跑去，當我走遠時，回過頭來看看，看見有兩個人坐着車子遠遠地跟着；因為他們知道我藏着炸彈一類的東西，所以不敢走近。我這時計無所出，祇得吩咐車夫到使館界裏的一家旅館去：因為一到那邊，他們就不能施行他們的權力了。我那時的命運得力於車夫的兩條腿不少，後面的人再也趕不上來，最後終究達到安全的區域，暫時去托外人的庇蔭。

有趣味的紀事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五）

鄒恩潤譯述

人。

珠蓮女士告愛翡女士勿輕視中國人，說中國人也有上流社會和下流社會的區別，與歐美各國一樣；上等社會中國人之高尚聰慧與別國同。並且說孫欽露於她有特殊的恩惠，所以更宜領受她的特別優待。愛翡女士聽她說得娓娓動聽，也就漸漸的聽得津津有味。

珠蓮女士更進而說明孫欽露何以對她有過特殊的恩惠。據說她有一位叔祖曾到北京經營商業，被匪徒擄去，幾遭不測，幸有一位中國朋友叫做孫章祚的極力營救，卒免於難。從此她家裏的人對於這位孫章祚先生就感恩不忘，她也聽了家人談起，知道這件義氣的事情。後來她在報紙上看見華盛頓中國公使館裏有一位秘書孫先生，是由中國來的，她又想起這件故事，便試往中國公使館去詢問，居然問到一位孫先生，晤談之下，纔知道他叫孫欽露，所謂孫章祚者就是他的祖父。珠蓮雖把祖父援救她叔祖的事情告訴他一番，他却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但是自從那個時候起，這位老小姐珠蓮女士便認識了孫欽露，彼此成為朋友。

珠蓮女士告訴愛翡，說她最初和孫欽露的交際，常請他到家裏參加宴會等等，還不過存着『報答恩惠』的意思；後來因常聚談，覺得他的為人高尚純潔，性情和易，有種種令人敬重的地方，所以每次請到他，不像從前那樣出於『義務』的意思，却是出於異心歡迎，巴不得他一定要到！

愛翡女士聽了這一番話，還是默然；她心裏還是懷着異族的成見，還是存着冷淡態度。

珠蓮女士發了這篇議論之後，把孫先生所送的花，支配在幾個花瓶裏面，還提議再到花園裏去採取玫瑰花，愛翡隨她同去。

兩小時之後，愛翡女士滿臂擁着

許多新鮮嬌艷的玫瑰花，回到華盛頓，依舊去盡她女教師的職務。她是在她姨丈史諾家裏擔任教導兩位表弟，前面已經說過。

珠蓮女士在家裏所開的花園會是在星期四，所以愛翡女士回到華盛頓的那一天是在星期五。到了星期六的早晨，愛翡女士忽然遇着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那天早晨愛翡女士忽然接到一個男子送給她一盒鮮花，再細看盒裏所附的名片，方知不是別人，正是在珠蓮女士家中所遇見的孫欽露！當時她視孫欽露不過是一位偶然見過的尋常朋友，加以彼此種族不同，更覺淡然，所以收到這盒花的時候，心裏似乎覺得孫欽露微嫌鹵莽。不過他既經送了來，也就不好意思退還，順便把所送來的花插在她臥室中的花瓶裏。

星期六往往是愛翡女士最忙的一天。那天她的姨母史諾夫人總是上午出去購買東西，下午又要出去訪問朋友，所以愛翡女士還要替她在家裏照料一切。愛翡女士在上面所說的那個星期六，雖因孫欽露送她那般好的花，最初心裏不免多一件心事。但是她自己那天很忙，轉身也就把這件事忘却，不放在心裏。

湊巧那一天有兩位女朋友來訪她。在常友，碰着忙的時候，她當然可以擋駕。怎奈那天來的却是愛翡女士極熟的朋友，閑人對她們說不在家，她們却已三步改做兩步的跑了進去，橫衝直撞的奔上愛翡女士的房間來。那兩位女賓不是別人，就是珠蓮女士花園會裏和愛翡女士同桌的女賓裏面的兩位，一位是露雪，她的父親是大理院法官；隨她來的還有一位是茉麗，她的父親是上院議員，想讀者都還記得。露雪女士的為人是最喜抉發人的秘密，口鋒滑稽而銳利，她帶了茉麗女士同來，已懷着一肚子的鬼胎！她們走進了房間，愛翡女士就說她非常之忙，不能抽身陪她們出去游玩。露雪說那不要緊，她們不過來訪問訪問，不是一定要一同出去游玩的，一面張嘴說話，一面却轉着兩顆好像探海燈的眼珠，往房間四面西張東望。既而她忽然呼着說道：

「愛翡！眞的嗎？」

「你不要大驚小怪！你倒底問什麼是眞的？什麼是假的？」

「孫欽露眞的送花給你嗎？」

愛翡女士聽了却大吃一驚！這個時候，孫欽露的名片不在花上，她們又何從知道？這種事情既被口鋒滑稽而銳利的露雪女士打聽到了，倒不免一番口舌。

評餘閒談•••

古人說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覺得舊式婚姻的大病，就是兩方的『心』，尤其是女子的『心』，沒有達到『心悅』的地步，硬被什麼形式方面的『文定』『拜堂』『合巹』一類把戲，強成所謂『終身伴侶』，眞是天地間一件很滑稽而慘酷的事情。我曾經一次聽見一位女士在極熟的幾位朋友談座中說幾句很好笑的話，她說現在中國內地還有許多把素不相識的人，一旦睡在一個牀鋪上去，從此便要一生一世同在一起，眞是『豈有此理』」到了極步！我以為這種事所以成為『豈有此理』，就是因為男的娶了一個形式上的妻，未曾先

獲得女的『心』•愛翡女士這個時候的心還不在孫欽露，所以她的態度淡然，是應該的事情•孫欽露如不能獲得她的心，愛翡女士就是始終淡然，都是應該的•

生活週刊

第一卷合訂本

▲改排十六開　五版出書▼

一冊一元二角

生活週刊宗旨純潔，言論精警，趣味濃厚，為一般民衆閱讀之良好刊物。可供補充智識，開豁心胸•凡關於各種較重要而有意味的問題，均根據事實，理性，正義，與現代的正確思潮，加以批評與討論。所採用的方法：含有分析的眼光，研究的態度，組織的能力，創造的思想，為中國國民養成分析，研究，組織，與創造的種種能力。希望人人對於任何問題，皆能具有採用上述幾種方法的本能。不盲從，不武斷，具是非心，有辨別力，為促成民族興盛與社會改進一點小貢獻。一卷合訂本已改排為十六開本，裝訂精美，極便攜帶與保存。

迷途的羔羊

信箱外集之三

一冊六角　三版出書

生活週刊因篇幅有限，而讀者來商榷問題的信，一年多一年，都不及一一發表，故每隔若干時有『信箱外集』的編輯•這是第三輯•是選集民國二十年一年裏面的信彙編而成的•內容力避和以前各輯重複，但在法律上及醫學上的知識較以前為特多，這就是本書的特點•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總店　陶爾斐司路中